

徒然小說集

生活書店發行

徒然小集

著 徒 然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

徒然小說集

每冊實價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徒然

發行者

上海法租界
生活書店

陶爾斐司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出版

序

凡是讀過生活週刊裏『望遠鏡與顯微鏡』一欄的人，沒有不知道有徒然先生其人；他不是靠着這一欄而造成他在文壇上的聲譽，這一欄却靠着他的生花妙筆和縝密思考而增加精彩，替生活闢一新園地。我深信讀者一定要用歡迎『望遠鏡與顯微鏡』的熱忱來歡迎他這部小說集。

讀徒然先生文章的人，誰都想不到他是未進過正式學校全由自力造成的一位二十五歲的青年作家。我最近正在編譯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對於高爾基的奮鬥生涯，感覺很濃厚的興趣。高爾基雖在幼時進過幾個月的和他很像永炭不相容的學校，但他却絲毫沒有受到正式學

校的培植，也是全靠自力造成的一位人物。他做過學徒，做過碼頭上的脚夫，做過更夫，做過厨房裏的工役，做過閤人，做過園丁，做過饅餅匠，做過書記，做過報館記者……最後從艱苦困難中做到全俄人民所崇拜的普羅作家。徒然先生曾否嘗過脚夫更夫閤人等等滋味，我雖未聽他說過，但我知道他也做過學徒，做過小店的賬房先生。朋友重在互相淬勵而切忌標榜，徒然是一位前途未可限量的青年作家，我更不願作無謂的捧場來害他，我不過略述事實，勉勵他注意繼續不斷的努力，爲力求有所貢獻於大眾而努力。

我和徒然先生做朋友的經過，回想起來，也頗有趣味。他原是一位生活的熱心讀者，前年在瀋陽的時候，他時常替生活撰著通訊，後來到了九一八的極危險的時期，他在這一兩天內每隔數小時，還在槍聲炮吼風聲鶴唳中執筆作快函寄給生活，敘述當時的種種狀況，雖街

道上及郵局中佈滿了日兵，絲毫不能減低他的熱誠和勇氣，我當時每接到他的一封信，即受一次很深的感動，週刊付印有定期，往往臨時趕往印刷所把他稿勉強抽出，把他的通訊插入。後來他由瀋陽回到上海，生活週刊社適需人襄助，便請他加入共同努力於本社的工作。我們敬佩他的奮鬥生涯，敬佩他的忠勇奮發，希望他於出版這本小說集之後，還繼續努力，爲我國文藝上多開幾朵燦爛之花。

韜奮序於生活週刊社。廿二年，一，十。

目次

驢	一
阿保	二
兩男一女	三
馬褂	五
如仁先生	八
仲篋先生	九
璞妹	一三
過年	一四
給青（代跋）	一

驢

四月裏，正是刮大風的時候，這一天的風更刮得異乎尋常的大，家屋裏的門哪戶哪都被駭得亂叫亂跳，大地上剛放青的樹枝兒搖頭扭腰的裝俏。這時候，日腳快行近中天，小牛在這狂風中向小妞她家裏走去，給狂風捲着揚的灰沙像在逗他玩，老是一把一把的向他夾頭夾腦撒；但他不理會，小黑圓臉上祇是漾着滿滿的笑。

小妞正在自家門口站着向東望，尖利的小眼珠一瞧見小牛在急急的跑來，就疾忙扭轉身跑進了屋，閃在門背後，屏住氣，僵僵着，小手掩住了小嘴防禦笑出來。小牛也有一對尖利的眼，小妞也早給他瞧見了；但在走進屋子時，却把眼簾垂下一些。門縫中小妞的花布袴也

給瞧到了，但他把視線故意的一直往裏望。望見小妞的媽在洗衣裳，就問：「小妞呢？」

「剛才還在門口等你。」小妞的媽回答；瞧見門背後的女兒在急的搖手，便加上了一句：「現在不知上那處去了。」

「那去了呢？」小牛再問；頭垂向着地，掩護快要吐出來的笑。
「我可不知道。」小妞的媽再回答；趕快擦起一隻在水盆裏的衣袖子擋住臉，算是仔細的看；其實正和小牛的垂倒頭一樣作用；掩護快要忍不住的笑。

「捉她去！」

小牛扭轉身；小妞聽見了也更把身子貼緊些門。

「躲到那裏去？」

小牛像鷹似的衝到門背後，拉住了小妞的衣襟。大家都笑了，連

小妞的媽。

笑完了，小妞問：「怎的這時候才來？」

小牛一面跟小妞往裏屋跑，一面回答「在餵驢，」臉上繼續了在路時的笑。

「餵驢？」小妞給小牛一點炒玉黍吃，不相信似的問。「你們家幾時有了驢？」

「才買，」小牛回答時頭一歪，有些傲然。「花三十塊現大洋買的呢！」

「那來這許多現大洋？」小妞更不相信。

「原是撒的謊，說真話，花三石高粱換來的；三石高粱不就是三十塊現大洋？」

聽到這裏，小妞的媽也來參加這對話了，回過臉來向小牛：「向

誰家換的，小牛？」

小牛不立刻回答，因為滿嘴是玉蜀黍，嚥下了肚，這纔說：「修伯家。」

「修家怎麼啦，驢也換給人家了。」

「不知道。聽媽說，他快上城裏幹別的去。」

小妞的媽不再問下去，洗衣盆裏挺挺湯湯的繼續響起來。

「小妞，咱們家玩去罷，看看驢。」小妞邀小妞。

「去，」小妞情願。「媽，我上小牛家玩去。」告訴媽，人已跟

着小牛跳到門外。

驢，真是畜生隊裏的好東西。不瞧見村裏人家娶媳婦：娶來三天了，新媳婦得回娘家去一趟，她的坐騎也就是驢。新媳婦總是美，發亮的髮髻上戴滿紅紅綠綠的蔥草花，臉上紅的胭脂白的粉，身上綢衣

衫，腳上穿起大紅緞子的繡花鞋。要是新媳婦有本領，騎在驢上還得翹起一隻腳給人瞧：我的腳多美！前面繃驢的是新郎，臉上老透着甜笑，小子娶了媳婦當然歡樂的。驢自己也得意，搖着大耳朵，頭上的鈴兒叮叮噹噹的響，長臉左右的瞧，很快活似的，也許駝了新媳婦的牠在肚裏歡喜罷。

和小妞一塊站着看驢的小牛，就在這樣的想起看新媳婦騎驢回娘家的事，所以，「小妞，將來你——」這麼說了出來。

「將來什麼？」小妞可想不到新媳婦回娘家。

小牛也回答不出來，實在他的意識是模模糊糊的。

等小牛送了小妞回去再玩了一忽回到自己家裏時，家裏有了個生客，這客人尖臉兒，黑沉沉的面色，肩胛往上聳，像在脅下撐着一對

拐。這鬼相再配上玄色大衫褂，小牛不由的想起媽講過的山鬼來。「鬼，」他沒來由的投了憎惡的一瞥。

那客人坐在炕沿上，亡命似的抽着紙烟，小牛的爹坐在下首陪，臉上雖是現着笑，但這笑就連小牛也看得出是假裝的。小牛不愛看那鬼似的客，爹的強笑也使人看了怪不舒服，於是走到媽這裏來。她正在和粉包餃子。

「媽，我也包。」想到有餃子吃了的小牛多快樂，伸着泥污滿掌的手想去捏粉。

「停忽包，現在先去捉黑母鷄來。」媽吩咐。

「我不！」小牛撅起嘴唇來。他懂得捉了鷄來准是殺，殺了欸那山鬼似的客；吃鷄肉小牛很歡喜，可是殺掉那隻黑母鷄他不捨得，去年今日母鷄還是小鷄仔，養得這麼大了會生蛋，他費過辛勤也因玩鷄

蛋摔碎了挨過罵。

「這孩子。」小牛的媽祇這麼說，並不罵。餃子已包得排滿半桌子，洗了洗手就自己捉去。小牛也跟着，知道要阻碍媽捉雞不可能，祇有撅撅小嘴巴。

然而捉了雞來，屋子裏已祇剩小牛爹一個人了。他的臉色顯着異樣，雙手在剝厚嘴唇上燥裂的皮。

「還殺雞幹嗎！」看見老婆捉着咯咯叫的黑母雞，牛老大說，不是平日那付好嘴臉。

「那位呢？」小牛媽問，聲音很低，還怕那個人仍在屋裏。

「走了！驢生的！」

「什麼事？」小牛媽問，臉色有些吃了驚的樣子。

「還不是想訛錢！」牛老大說，臉上充滿着恨。

「他怎麼說呢？」小牛娘放下了鷄。

「媽的，他說咱們家昨天買的驢到今天還沒去報捐，給卡子裏主任知道了說要罰，虧得他，這驢生的阻住了，特地來收稅，還得給他點謝禮！」

「你不應？」

「可不！老子昨天買驢今天沒報捐並沒有犯他媽的法，送他作什麼！」

小牛明白了，那山鬼似的客就是稅卡子裏的巡差，來，爲的收稅兼說錢。好，跟爹鬧僵了走，救了老母鷄的命。小牛歡喜。可是媽却憂愁地向爹說：「你該好好的對付才是；不給錢，送點兒鷄蛋也過去了，跟他拗你能勝？」

「什麼事我怕他！」牛老大說着人站了起來，厚嘴唇顫動着，「

卡子裏的虧這幾年也受足了，橫也罰，直也罰，跟他媽的拚一拚也不過一條命！」

小牛媽不響了，她知道丈夫是忠厚人，素來求太平怕有事的，但若有誰勾發了他的牛脾氣，就無法治。

「小牛，給爹裝上一袋烟。」小牛媽想現在祇能先平一平丈夫的氣，便這樣吩咐兒子。

抽了一袋老葉子烟後的牛老大，臉色漸漸由不可遏的憤怒轉變到淡淡的哀愁了，什麼話也不說，祇是「唉唉」的嘆氣。

「這樣罷，」小牛的媽就乘機說，「明天你且出去躲一躲，卡子裏的人來我招呼，先送點鷄蛋給他再去報捐，總也行了。」

牛老大仍是不作聲，但點了點頭。

天沒亮透，牛老大的咳嗽已在發作了，咳嗽是這個辛勤了大半世祇博得每天有飯吃的農人早起時的信號；一咳嗽，老婆也必然的跟着醒轉來。她望望屋裏還是黑暗，說：「小牛爹，天還沒亮呢。」

「也差不多了。」牛老大坐起來去窗縫裏一望，外面已有了白茫茫的曙光。

雖是每天起得極早的牛老大，像今天這樣早起也是少有的，除非心裏惦着什麼事情的時候。懂得這點的他老婆在開窗時偷眼一瞧他的臉色，祇見呆坐在被窩裏的丈夫的眼皮有些腫，瘦削的臉龐似乎更不見有肉存在了。

「就什麼心呢，天下那有不了的事。」她裝着泰然似的自語着，實際上當然在安慰丈夫。

「倒不是就什麼心，」牛老大說。雙手搭在豎起着的膝踝上。「